

霸王山下叶正红

□陈国国

麦田里的说书人

□董全云

几个摄影朋友在晒马街书会的相片。一群坚守在凛冽寒风里的说书艺人，或坐或站，在雪后的麦田里，以天作幕，以地为台，一人，一弦，可作万马千军，一声“驾”就是三千里，高亢时酣畅淋漓，低柔处十回九转，一张嘴就是国事民情乡里小调，却吸引来几十万全国各地百姓的围观，让人震撼。

第一次接触马街书会，是在一个朋友的摄影作品上看到的，黑白色调，尘土飞扬，说书艺人的额头青筋突起，印象深刻。一位盲眼艺人，坐在雪地的一个角落里，仅一人一弦，面前一个半旧的旅行包，快意潇洒地表演，虽然看不见一个观众他却怡然自乐。

小时候在老家的傍晚，尤其是夏天，常常是一个四方木桌子一抬，一个茶壶两个茶杯，街里四邻马扎砖头四下一围，嗑瓜子的，吸旱烟的，扇蒲扇的，还有啪啪打蚊子的围坐一团，有几个不甘愿在母亲怀里的孩子挣脱后在场子里钻来钻去乱跑。说书人摇头晃脑，指手画脚，嬉笑怒骂，表情夸张，时而扮男，时而扮女，令人目不暇接，啼笑不止。说到高潮处，场内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整个窑洞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说到悲苦时，艺人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再加上弦音低沉，似断非断，悲从中来，整个书场无人不悲、无人不恸。

我常常坐在人堆里听村里请的盲人说书。前面往往加一个“小段子”，随后才开正本。《五女兴唐传》《薛仁贵征西》《乌鸦告状》等记忆犹新，侠客是剑锋上的雪，好汉是结义时的酒，环环相扣的故事，常常听得我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境，久久不愿离去。

现在说书越来越进步了，由盲人说唱到健康人说唱；由单人说唱到二人或多人演唱；由山野村落为场地到以舞台为阵地演出。传播和表现方式也由直接观看听录音、看录像等，方言土语也开始变成了普通话。空闲的时候，我常常想，故乡灰色的瓦，还有瓦楞的缝隙里长出来的几棵青草。即便是做梦，也会有几朵魂魄在说书人的场地里飘。

记忆深处总还有从窗户射进的细碎阳光，姐姐和我两个小女孩梳着小辫儿一甩一甩，一圈又一圈，用力推着村里的那个满是面粉尘屑的石磨，像是一圈又一圈推动着光阴，由孩子推成了中年。只有那个瞎眼说书人的神情和“啪”的一声惊堂木，大雪天里和着洪亮的鼓声踩着冻得发红的脚，咚咚的鼓声中一盏昏暗的煤油马灯却清晰地照亮了前方的路。

分难舍的情绪悄然而生……

在离开矿山公司的那些年月，我也经常关注着公司的发展。后来得知，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矿山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色金属行业日渐景气，铅锌矿生产、销售业绩突飞猛进，公司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公司先后建立了大型选矿厂、铅锌冶炼厂、电解厂，成立了多个子公司和分公司，公司年产值达数亿，甚至几十亿元。目前具有采选1800吨/日，铅冶炼6万吨/年，工业碱式碳酸锌、活性氧化锌2000吨的生产能力。

矿山公司还斥资数千万元在宝鸡市繁华地段购置了几百亩土地，建起了矿山家属区，在卷扬机的配合下，工人们不得不肩扛手拉，手脚并用，把一个个设备搬上矿山。干活累了，他们就坐在山坡上休息，一个东北口音的师傅一边抽着烟，一边给大家讲笑话，插科打诨，妙语连珠，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不禁为这些工人师傅们的冲天干劲和乐观精神感染，回去后写了一篇《矿山红叶》在《绿地》小报上刊登。

再次回到矿山公司已是25年后。

此次故地重游，我们受到公司领导和昔日同事们热情的接待。再次回到原来工作生活的地方，听到公司领导的详细介绍，看到如今公司矿山基地建设已经和外边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小区原来破旧的楼房披上了五颜六色的外衣，商场、超市、医院、餐馆、酒店、健身器材、5G通讯基站、微信、支付宝等现代化生活设施和生活方式早已普及。公司的道路两旁和小区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光是公司的通勤大巴车就停了好几辆。我们不禁为矿山公司如今的繁荣景象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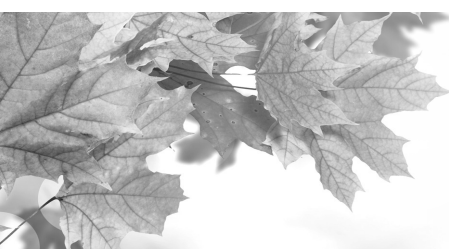
此情此景，我向扎根山区，甘愿忍受孤独寂寞的矿山人致敬！正是他们的顽强坚守和无私奉献，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如今，霸王山下的红叶更加鲜艳明亮，我们的祖国也更加繁荣富强！



屹立

李昊天 摄影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我离开那个地方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曾几何时，尽管千般辗转，万般蹉跎，在时光流转中，蓦然回首，总是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的那座山、那片云和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多少次脑海中浮现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场景片段和如烟往事，挥之不去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山乡记忆。

1989年7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宝鸡市一所国有企业子弟学校当老师，正式报到时我才知晓即将工作的地方在宝鸡市凤县以南，汉中市留坝县以北茫茫秦岭深山之中。

第一次去单位报到的情景历历在目。报到那天，我和三弟在拥挤的火车上一夜颠簸，从汉中经阳安线到略阳再转宝成线，第二天上午在凤县凤州的龙口车站下了火车，然后又换乘班车来到县城双石铺。向路人打听，他们说你要去的那个单位只需往南走，翻过那一座山就到了。我听后只觉汗流浹背。

正在筋疲力尽之际，远远看到一辆红色的轿车，正是要去我报到单位的车。车上我们在盘山公路上七拐八转，终于爬行到这座山的最高处，石碑上刻着的“酒奠梁”三个大字赫然在目。从梁顶一路下坡，几经盘旋，终于行驶到酒奠沟，随后一路平坦，畅通无阻。不一会儿，从316国道旁一个名叫留凤关的小村庄向左拐入一条崎岖的山间公路。

爬过一个山坡，穿过一片村落，经过一座石桥，转过一个大弯，眼前豁然开朗。远远看到，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开阔地带，一大片青灰色的厂房映入眼帘。公路边是一面长长的围墙，围墙内一栋栋青砖楼房错落有致，有高高的烟囱和水塔，也有老式的办公区和家属楼。

公司很快帮我办理了入职手续，第二天，我们在公司周围转了一圈。了解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典故掌故，发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禁对这里产生了十分的好感。

留凤关有一处著名的景点叫关楼，站在关岭梁上，两座大山映入眼帘。一座叫汉王山，矗立在酒奠梁；一座叫霸王山，坐落在留凤关的东面。关于这两座大山，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和

汉王刘邦，分别驻扎在霸王山和汉王山上。这天早晨，天蒙蒙亮，霸王起床带领部下巡查军营，虞姬端坐在帐外梳妆打扮，涂脂抹粉。忽然，山下杀声四起，刘邦带兵突袭，虞姬吓得一哆嗦，香粉盒就被打翻在地，并沿着陡坡滚下山去。一阵风吹来，脂粉随风飘散，粘附在松树上。自此以后，霸王山上的松树就变成了白色，并且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香味。

9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我被安排到公司子弟学校，负责高中年级的语文教学并担任高一班主任，从此开始我人生的第一段工作经历。

那时我刚满24岁，正是热情似火、血气方刚的年纪，一心想想要干点成绩来，为的是不辜负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四年免费教育和公司的厚爱。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不仅学杂费书本费全免，而且每月还给发放30斤的饭票和几十块钱的菜票。能够享受到国家免费教育的好处，可以说我们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四年的教育生涯，给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认真备课，仔细讲解，厚积薄发，旁征博引，四年时间，我带了两个高中班级的语文课和一个班的班主任。除平时正常教学外，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利用业余时间成立了子校“绿叶文学社”，创办了油印小报《绿地》。

有一位来自关中的民办教师潘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刻蜡版纸的工作就交给了他。《绿地》的刊头是公司机修厂的机修师傅提供的木质篆刻印章，小报的插图由一位美术老师负责，承担批量印刷工作的是位老校工。每逢重大节日节点，我们发起的有奖征文、征集对联活动都得到了全公司领导及员工的支持，赢得了学生的广泛参与。毫不夸张地说，《绿地》小报可谓办得风生水起。

教书育人之外，在我的指导下，陈同学一篇短篇小说《根源》在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上获得了二等奖；我从高一带到高中毕业的李同学，第二年考上了延安大学医学院。后来被分配到汉中市人民医院工作，至今已经是副主任医师，这还是矿山公司子弟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四年的时间忙碌又充实。

记得那是我参加工作第二年的秋天，公司组织子校的老师们去矿区参观学习，实地体验矿山工人的生产劳动场所。矿洞在半山腰上，我一边爬山，一边欣赏漫山的红叶，层林尽染，蔚为壮观，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矿洞，洞内巷道纵横交错，有的叫竖井，有的叫坚井。巷道壁都用木板做了支撑，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又很狭窄，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人通过。巷道极深，很容易迷失方向。

走出矿洞，正好碰上几十个工人师傅在往山上搬运机械设备。在卷扬机的配合下，工人们不得不肩扛手拉，手脚并用，把一个个设备搬上矿山。干活累了，他们就坐在山坡上休息，一个东北口音的师傅一边抽着烟，一边给大家讲笑话，插科打诨，妙语连珠，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不禁为这些工人师傅们的冲天干劲和乐观精神感染，回去后写了一篇《矿山红叶》在《绿地》小报上刊登。

进入子校工作的第四年，我明显感到学校生源的不足。子校学生主要是厂矿子弟，也有附近村民的孩子。高一、高二时一个班级一般还有二三十个同学，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第四年我带的高三年级竟然只有7个同学。学生数量太少，讲课拉不起架势，只能进行座谈式教学。学校老师们在一起时调侃说，算上各科的老师，这些高三学生的学习待遇比研究生还要高级。

1992年，一首《春天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浪潮也传到了深山中的矿山公司。据当时的政策宣传，国有企业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迈进。企业的医院、学校等后勤保障功能将交由地方管理。

正在这时，我接到来自家乡的一封电报，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原来是家乡一个很不错的单位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于是，我向公司提出了调动的申请。1993年的秋天，我如愿调回家乡汉中。即将离开公司的时候，看到矿区运送矿石的大卡车川流不息地奔跑在蜿蜒的山路上，看到四年来已经熟悉的家属院，看到公司南面霸王山上满山遍野的红叶，难

车盘旋，车行明镜中，鸟度屏风中，好一个返璞归真的清新世界。我也慢慢习惯盘山公路带来的左右摇摆，陶醉于青山绿水的滋养，不禁想象，古时的隐士大抵就是在这样的山水间无忧无虑地卸去尘世所有烦恼，在天地间恣意生活，其惬意自不必说了。

旅途的终点是一条老街，乘客向四面八方走散去了。这条街道如所有老旧的街巷一样，普通、空旷、杂乱，零星有几个铺子，门半掩着，偶有两三人聚在一起闲谈，见我这个盈箱累筐的外来者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父母终于帮我将沉重的行李搬抵学校，我是第一个去报到的新教师，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似想象中简陋，房间有半个教室那么大，并贴满瓷砖，干净整洁，可以随时光着脚丫翩翩起舞，亦可席地而坐，于是初来乍到，趁着业余时间，我就开始规划和装扮房间，崭新的生活也步入正轨。

自打开学，我便每周往返于城乡之间。周五下午搭班车回家，周日下午搭乘班车回归山林，从喧嚣的城市一路穿梭，直至抵达静谧的终点。周末我会跟同学到街上闲逛，买些小饰品，装扮温馨的宿舍。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熙来攘往的人群，恍惚刺眼的霓虹灯光，我从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震撼，城里光怪陆离的一切与深山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以至于我开始思考，对于那些久居于深山中的孩子来说，与浮华和喧嚣失之交臂究竟是缺憾还是幸运。

我所任教的班上有个后进生，成绩并不理想，也不够讲究个人卫生，以至于他萌生出自卑情绪，不爱接近同学，同学也很少与他交往。我试着打开他的心扉。一次考试结束，他的成绩仍不理想，我特意拿着试卷俯下身对他：“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下次胜过这次就算进步！”那以后，我常常关注他，课堂上将一些较容易的问题抛给他，课后拉他一块儿加入同学们的游戏中。渐渐地，他变得开朗而自信，成绩也在一点点进步。

某日，我的宿舍门被敲响，“芝麻开门！”他笑嘻嘻的，手捧鲜花，见我开门转而低头且满脸通红，“是送我的

吗？”我也是笑意盈盈，接过他手中的真诚。此后，他主动和别的同学承担起了打水的任务（那时没有自来水，大家统一到厨房门口打水）。当期末考试来临，临考前一天我照旧鼓励他“加油！坚持住哟！花会沿路盛开，你以后的路也是。”他果然不负众望。他感激我对他的关照，欣喜于自己的改观，而我同样感谢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可贵的天真，烂漫的童心以及成长的喜悦。

山村里娱乐项目是匮乏的，孩子们也只能依托大大小小的山包和操场前的运动设施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但我从不感觉无聊，因为我的身旁有一群可爱伙伴。偶尔和孩子们的乡间漫步成了我最喜欢的娱乐，因为这时候我从老师变为朋友，我不必再唠叨，可以静下心来听孩子们讲述童年的烦恼，重温已经悄悄溜走的童年，也能够以轻松的姿态畅所欲言。夏日的傍晚，暑意退却，话语声和着蝉鸣，泥土的气息与花香交融，天空近在咫尺，这等如诗如画的场景，只应在梦里见过。

在我所住宿舍楼的右侧是一大片田野，风景宜人，我常常听着随身听面朝田野向外眺望，这是我精神暂时栖息的地方，能把日常的琐碎和不适抛之脑后。而当夜幕低垂，繁星漫天，另一栋教师宿舍常常飘来清亮的歌声，刘老师喜欢边弹电子琴边唱，我沐浴着冷月华光，驻足聆听，歌声映衬着学校夜晚的沉寂，也唱出另一位乡村教师的心声。

我渐渐适应了这青绿山水间的生活，虽然地处偏僻的深山深处，却让从小在闹市成长的我感受到了别样的滋味，在青绿山水间，整个人能够静下心来，在忙碌中看见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我开始关注山峦起伏律动和细腻的色彩变化，关注纯朴的乡村孩子，他们至善至纯；还有山民老表的质朴，山间空气的清爽，他们一同构成我畅意的山水生活。

其实每个疲于奔波的生命都应尝试短暂地离开城市，慢下来，去邂逅山间的一缕清风、一米阳光，既献给自己如诗的年少时光，又锻炼和塑造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在那群山深处

□曾雪敏

大学一毕业，我听从家人的建议参加了教师编制的招考，勉强通过考试后，我便须去大山里任教，这是每个教师必经的历练。报到那天，母亲实在放心不下，定要与我一同前往，她担心我独自一人深入群山，无亲无故，无人依靠，又担心山里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于是带上多少行李似乎都不足以宽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忧心。

我们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车子一个转弯驶出市区，迎面撞见一片片翠绿的森林，高天将温暖的阳光倾洒而下，落在林木下，光线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在地上投出光斑，斑驳的光影随风而动，令车窗内的我眼花缭乱。车子上一片喧闹声，老人们拉扯着家常，孩子们开起玩笑，而我被眼前浓郁的色彩吸引，灌木翠绿欲滴，草根间传出阵阵虫鸣，高低起伏，连绵不绝，自然的鬼斧神工谱写出生意盎然的奏鸣曲。

汽车越往上行，植被愈加茂密，景色也愈发迷人，树木葱茏，山泉直泻，天空应有的幽蓝慢慢浮现，一片片鳞状的云朵点缀其中，远处的山石与天相接，沐浴着风，密林间的飞鸟叫声与车内的谈话声此起彼伏，我听不懂本地乡音，也听不懂这空谷鸟鸣，但它们本身便自带旋律，一道道奇妙的音符飘忽而出，浑然天成，在山间回荡。公

失主找到了吗

□李义文

第一节课预备铃响后，杨老师去教室上课，老远就看见王猛在教室门口不时朝办公室这边张望。见杨老师走近，他跑上前，急切地喊道：“杨老师，我在校门口捡到了一百块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杨老师。

王猛同学是一周前从四(3)班转到杨老师班上来的，他父亲三年前因车祸去世，母亲卖菜维持生计。这孩子成绩差，而且特别调皮，爱打架，曾让四(3)班班主任头疼不已。

杨老师看了看他激动的脸，摸了摸他的头，说：“拾金不昧，精神可嘉啊！”上课前，杨老师让王猛站在讲台中央，表扬了他拾金不昧的行为，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王猛很高兴，脸上露出平时难以见到的笑容。他移动着目光扫视着鼓掌的每一个同学。下午大课间时，杨老师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报告”，她抬眼一看，是王猛。

王猛走到杨老师跟前，问道：“杨老师，失主找到了吗？”

杨老师这才想起上午的事，要不是王猛提醒她，她差点就忘了。“还没呢？”杨老师说。

杨老师看了王猛一眼，心想：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于是，杨老师向德育处主任报告了这件事。

过了一会，学校广播响了。广播里播出了招领启事，还特意表扬了王猛同学，并倡议全校学生向他学习。

听了广播内容，王猛格外高兴，连蹦带跳出了办公室。

晚上临放学时，王猛母亲急急匆匆来到学校。教室外，她告诉杨老师，她回家后发现抽屉里的钱少了，就想来问问儿子，是不是他拿了。

杨老师把王猛从教室里叫出来。见到母亲，王猛神情好像有些慌乱。母亲问他：“你拿抽屉里的钱没有？”

王猛眼睛不看母亲，看向远处的操场，没有作声。

“我再问一遍，你到底拿抽屉里的钱没有？”王猛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我没拿！”王猛昂着头，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杨老师见情况有些不妙，赶紧把王猛母亲拉到一边，问道：“王猛妈妈，您丢了多少钱？”

“一百元。”

“是。”

“真巧，今天早上王猛说他在门口捡到一百元钱，不你看不是这张。”说着杨老师拿出了王猛交给她的那张百元钞票。

王猛母亲拿着钞票仔细看了看，说：“是的，就是这张！”

“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昨天我收这张钞票时发现右上角写有字，开始还有些不想收呢。”

说着王猛母亲指着钞票右上角对杨老师说：“您看这里。”

杨老师看到了钞票上用圆珠笔写的几个字，顿时心里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王猛的母亲很气愤，转身就要揍王猛。杨老师虽然也很气愤，但她赶紧拉开王猛母亲，说：“教育孩子别急躁。”

杨老师把王猛叫到跟前，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用平和的语气说：“你拿的是家里的钱，为什么说捡来的呢？”

王猛低下头，默不作声。

“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杨老师依然用平和的语气耐心地问道。

过了一会，王猛抬起头，眼里噙着泪水，嗫嚅着说：“我……我是想得到表扬。学习委员杨丽说，只要我做好事在全校得到表扬，她就帮我辅导功课。”

杨老师听完愣住了，随即哭笑不得地说：“就算得不到全校表扬，她也愿意帮你辅导功课啊。”

杨老师和王猛家长解释了情况，也批评了王猛，不过这事没有让其他人知道。此后，王猛和杨丽成了班上的学习搭子，王猛再也没有闹出这样的乌龙，学习倒是蒸蒸日上。

